

# 芸蘭日記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古今閨秀祕記

美人豔事·風趣無窮·美人豔影·姣麗可愛·香詞妙句·至足賞心·本局羅列閨秀祕記數種·個中底事·和盤托出·論其資料·則幽怨哀豔·無體不備·言其文詞·則溫柔體貼·無美不全·一卷在手·萬愛全消·洵無上妙品也。

芸蘭日記 洋裝一册 價洋五角

林黛玉筆記 洋裝二册 價洋一元

蕙芳日記 洋裝一册 價洋八角

情紅情之素 洋裝二册 價一元二角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四版

芸蘭日記(全一册)

(價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述者 南昌喻玉鐸女士

批眉者 南昌喻血輪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大連路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吉林保定滬台綏遠太原濟南烟台武昌漢口宜昌長沙常德衡州重慶南昌

蘇湖安慶合肥徐州南京無錫嘉興杭州 寧波温州蘭谿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梧州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序

蒼蒼者情天也。莽莽者情場也。林林總總者情種也。人無情則無以爲生。而天地其息矣。雖然情亦難言。彼花前月下。贈李投桃。一見卽合。旋合旋棄。非情也。淫也。若夫青衫紅粉。驀地相逢。發乎情。止乎禮。宵夢斷而魂離。不移情而別注。斯乃得乎情之正者也。輓近世風不古。道德淪亡。後生小子。粗識之無。便詡詡然搖筆弄舌。東塗西抹。自號爲情種。自命能爲情種寫真。其實非失之過哀。卽失之過褻。靡靡之音。無足取也。內子玉鐸。頗能讀書。歸余後。相隨漢口中西報。尤喜小說家言。間有所作。亦有可觀者。今歲就學南昌。課餘之暇。復撰就是書。悲歡離合。情節離奇。寫璇閨調笑。則旖旎盡至。寫兒女情懷。則體貼入微。蝶迷夢短。可憐待死之魂。繭織同功。盡是傷心之語。洵佳構也。既爲加批於頂。今付剞劂。復弁數言於此。綺情樓主喻血輪序於丁巳季冬。

---

芸蘭日記序



# 芸蘭日記目次

懷舊	……………	(九月七日)	……………	一
登高	……………	(九日)	……………	二
憶郎	……………	(十五日)	……………	三至五
鄂會	……………	(十月一日)	……………	八至七
檢籖	……………	(五日)	……………	八至一〇
賞菊	……………	(十日)	……………	一〇
索像	……………	(十一月八日)	……………	一一至二三
繡枕	……………	(二十日)	……………	一四至一五
賀喜	……………	(十二月二日)	……………	一六
得書	……………	(二十日)	……………	一七
答覆	……………	除夕	……………	一八至二一
卜運	……………	(正月元旦)	……………	二二至二四

團聚	……………	元宵	……………	二五至二七
調笑	……………	(十六日)	……………	二八
春宴	……………	花朝	……………	二九
復病	……………	(二月十七日)	……………	三〇至三二
送花	……………	(二十三日)	……………	三三至三四
踏青	……………	清明	……………	三五
觀劇	……………	(三月八日)	……………	三六至三八
贈錶	……………	(十九日)	……………	三九至四〇
葬花	……………	(四月十日)	……………	四一
却贈	……………	(念一日)	……………	四二至四三
貽鍊	……………	端午	……………	四四
議婚	……………	(十日)	……………	四五至四六

規勸……………(十一日)……………四七至四八

御婚……………(十三日)……………四九至五〇

診疾……………(六月一日)……………五一至五二

求婚……………(十日)……………五三至五四

視郎……………(十七日)……………五五至五七

哭友……………(念九日)……………五八

庭訓……………(七日)……………五九

郎歸……………(七月十五日)……………六〇

送別……………(十六日)……………六一至六二

感奮……………(八月二日)……………六三

纏紅……………(十五日)……………六四

述病……………(念六日)……………六五至六六

噩耗……………(九月十六日)……………六七

自傷……………(十一日)……………六八至六九

索照……………(十七日)……………七〇

哭郎……………(十月一日)……………七〇

自述……………(六日)……………七一

懺悔……………(九日)……………七二

囑弟……………(十二日)……………七三

病劇……………(十六日)……………七三

絕望……………(十八日)……………七四

鬼影……………(十九日)……………七四

病危……………(二十一日)……………七四



# 芸蘭日記

余友芸蘭。名門閨秀也。擅咏絮之才華。具天然之秀色。祇以命途多舛。墮入情場。致一生鬱鬱。無以自聊。今且玉碎香消。魂離倩女。白楊衰草間。僅餘黃土一坯而已。病革時。私以日記授余。洋洋數萬言。凡蘭閨韻事。兒女情懷。蔑不備載。爲時雖僅年餘。然實不啻彼一部傷心史。課餘之暇。因重加潤色。述之於左。

## 懷舊（九月七日）

開篇卽寫  
秋末蕭條  
之象芸蘭  
命運於此  
可卜

秋深矣。風淒葉落。露冷霜寒。晨起推窗。見海棠數株。咸呈憔悴之色。惟三五黃菊。方吐豔。爭妍盈盈。如妙年女郎。向人憨笑。又若自驕。芳色而譏。海棠之衰老者。實則一二月後。彼亦正如今日之海棠耳。其時慧兒忽入。笑顧余曰。壽星不速往堂前受賀。徜徉於此。胡爲耶。余一愕。曰。汝云何也。慧兒曰。姑姑今日生辰。殆已忘乎。余聞語。始軒眉一笑。曰。然微汝言。余誠忘之。慧兒曰。然則姑姑當有以謝吾。余愛其嬌憨。隨摘菊花一枝。予之。曰。以此謝汝可乎。曰。佳語出。笑躍而去。慧兒。余侍婢也。年纔十三齡。甚聰穎。蘭閨相伴。頗解岑寂。得暇。教以字。輒過目不忘。故余未嘗以侍婢目之。余於慧兒去後。懶然入室。自思。年華易謝。倏忽已十七齡矣。過去之光陰。直同風馳電掣。瞬息間。耳憶八九齡時。與個兒。郎青梅竹馬。形影相隨。由今思之。甯非一夢。雖然。個兒郎耶……思及此。不禁赧然。則又轉念。曩昔隨父宦游河北。食客千人堂上。一呼羣聲響應。抑何其盛。乃未幾。余母遽沒。余母素愛余。沒時。余年

伏筆  
芸蘭家世  
如此敘出

不着痕跡

芸蘭日記

二

我亦有此感想

伏後事

雖幼然彌留時呻吟之聲叮囑之言固猶歷歷在余耳際。余母沒後。余父索然寡懽。旋亦掛冠歸里。顧家事如毛。無人經紀。遂委余繼母以分其勞。余繼母亦系出大家。第性情遠不及余牛母之溫和。且驕奢傲慢。不諳家務。其待余雖佳。願必順承其意。乃可。余父至此始恍然。續娶之誤。中懷悒悒。長日但埋首書卷。間以自遺語云。憂能傷人。余父以衰敗之年。安能與憂患相角。不數年。形消骨立。遽撒手長辭。斷墳三尺。淒然瘞於月湖之濱。而余之身世至此。益無聊賴。嘗思人生在世。何不長駐前日。少小華年。而增高繼長。如是。又胡爲增長一歲。而愁苦即隨之。加進一度。大抵余十齡以前之光陰。可謂極甜蜜之光陰。十齡以後之光陰。遂隱隱帶有苦惱二字。今玉立亭亭。又增一歲矣。往者既已如是。來者必有甚焉。可斷言也。疇昔余嘗欲以逐日所事。筆之於冊。作一日記。輒以疏懶之故。旋作旋輟。茲因情感所激。不能自己。爰就案前。濡筆記之。或者以後不至再輟乎。如是。則今日之日。直余新日記開幕之日也。

登高 (九日)

黃花乍放。白雁南飛。今日又爲重陽佳節。慧兒故好嬉。侵晨即購茱萸一巨束。徧插花瓶中。一若將借此以媚余者。余甚嘉之。停午黃家鶯兒至。見余即曰。女學士近日吟興何如耶。鶯兒口甚利。且好爲滑稽之言。年與余相若。惟放誕自喜。與余性情不甚類。其父現官浙東。余父同年也。故兩家過從極爲親密。余亦嘗藉彼破岑悶。凡閨中宴聚。幾有非彼不樂之概。少選堂中。又聞噴笑聲。鶯兒曰。桂香等至矣。君勿聲。俟吾駭之言已。匿幕後。桂香已借

爲鶯兒立小傳



頑皮如畫

躍悠之態  
活癡紙上  
我亦欲笑

梅影小傳

桂香小傳

佩秋小傳

妙想

梅影佩秋入余曰。今日西風大好。竟將一羣仙子吹至何幸。如之桂曰。如此佳節。甯可放過。將來伴君一尋登高之樂耳。余曰。鶯兒未偕至。桂曰。彼耶。殆往柳陰深處尋其良儔去。語未已。鶯兒笑自幕後躍出。以手掩桂香雙目。桂驚曰。誰……誰乎。鶯曰。婢子動輒詈人。宜受何罰。桂笑曰。然則汝已來乎。吾過矣。乞恕之。鶯兒手下。桂香忽反身攻之。鶯兒驚逃。桂香追之。循室而奔。久乃及。桂香以一手握其臂。一手搔其癢處。鶯兒極畏此。諱曰。老姊。姊。吾降矣。一室大笑。梅影曰。乍來即門。得不畏主人厭煩耶。適慧兒捧茶進。羣遂圍案坐。

梅影身世與余如出一轍。父早逝。家中僅一母一寡嫂。門庭冷落。倍極淒其。凡人一爲憂患所侵。其興趣必隨而減少。故梅影性情靜穆。洽與余同。惟余尙有一弱弟。爲家庭計。聊可自遣。彼則隻影單形。如失羣孤雁耳。桂香方處榮華富貴中。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凡所接觸。皆處順境。故其嬉戲驕恣之態。正不減於鶯兒。惟佩秋境遇與彼輩同。而獨渾厚。是又難得耳。胥思造物生人。何故各異其境。各子其性。致有因境而變性者。有因性而移境者。試放眼以觀。花開並蒂。伉儷情深。終其身於旖旎快樂中者。有之。鸞摧鳳折。寂寞空幃。終其身於愁城恨海中者。有之。相思兩地。命薄緣慳。鬱抑憂傷。致玉碎香消者。亦有之。遭際不同。命運各異。倘使司造化者。一衡其平。使無所差別。人間世上。豈不少却許多事耶。我於是甚嘆天地之不仁。人生之無謂也。方余作此遐想時。桂香忽拍余肩曰。汝又何思耶。以吾思之。終日作捧心西子。殊無聊賴。鶯兒曰。然吾儕及時行樂耳。趣往登高。余曰。將安往。鶯兒曰。吾鄂風景良。稀舍洪山。外甯有他處。余曰。然則余當速慧兒備輿。鶯兒曰。輿行殊悶。勿如步行至城外。再乘馬。

車往。乘稱善。遂略加膏沐。人各縮菊花一枝。惟桂香獨否。叩其故。笑曰。吾恐招惹蜂蝶耳。鶯兒曰。汝得勿有妬意耶。桂香欲言。余曰。爲時已晏。幸勿再鬥舌鋒。遂下樓行。

## 宛然山景

少刻已抵城外。馬車均停道旁。余等共雇二輛。沿途落葉片片。禿柳絲絲。各含秋意。既至山麓。舍車而步。相挈拾級。直上行約數里。卽覺白雲縹緲。環繞山腰。山間多雜樹。霜楓尤茂。葉無留碧。林悉染紅。秋風偶起。蕭蕭四墜。如墮離人之淚。尙有野花三五。生石罅中。色雖憔悴。香豔猶存。桂香探得數枝。以示同人。佩秋曰。適吾儕縮花。汝卽謂恐惹蜂蝶。今獨不畏蜂蝶來尋耶。桂香笑曰。不謂禮學先生。今亦與我挑釁。雖然。吾豈畏汝者。余曰。野外非比閨闈。宜少斂。因相與披蒙茸。登山巔。遠見長江漢水。滾滾而流。龜山一角。獨峙江濱。正似老天伸其巨靈之臂。以縮此水者。漢臯煙突如林。望之迷漫。若起雲霧。因思十丈軟紅。中固遠不及此間之清淨。倘此生有福。當於山巔建茅屋數椽。窗前植竹。苑後種花。第一卽盡購古今書讀之。第二……至第二事。已不暇涉想。以耳畔將有人呼也。呼余者爲梅影。曰。姊乎。大風至矣。果見蓬蓬然。擢木揚沙。似有鴻吟鶴唳之聲。與澗響松濤相酬。答余素怯風。因同梅影倚樹避之。鶯兒見而笑曰。便嬌弱至此。耶。恐封姨好色。必欲攫汝至天空。去樹未足以爲障也。言畢。纖塵飛入目中。淚簌簌下。桂香大樂曰。相思淚却不合送至此處。灑余亦笑曰。天眼恢恢。宜受此報。風過。濃雲如墨。罩遍山頭。佩秋噪曰。雨且至。奈何。余曰。當趨塔中避之。羣遂握衣奔至塔下。時塔中遊人亦衆。吾儕幸能佔得一席地。極目望之。煙雲重重。雨珠紛下。草湖中扁舟一二。沖波而過。舟人披簑戴笠。小不盈尺。恰似一幅瀟沙畫圖。

## 馬遠雨景

也。

恢諧有趣

俄而雨止。晚霞四起。與楓林相映。色至绚烂。萎黃秋草。得沾新雨。亦略有生氣。足踐其上。悄然無聲。石砌之中。蟲鳴不已。似送人歸。去吾儕。仍緩步達山下。驢車還歸。都覺倦甚。倚榻小憩。慧兒以冰盤盛糕。糕爲米製。出自糕糲。武昌俗。每屆重陽。恆以此糕互相餽遺。吾家或亦人家所贈也。食之甘芳可口。鶯兒則狂啖。余笑曰。那便餓至此。鶯曰。午出晚歸。焉得不餓。余曰。今日登高人多矣。豈盡似汝自餓。牢逸出耶。鶯曰。否。彼輩已爲姊秀色殫飽。蓋不餓也。余以指揪其臂曰。汝又譎言。鶯笑曰。實紀實也。汝不見塔中。饑薄兒。咸眈眈向汝。而視脫無吾輩。在恐將攫去。乃不感護衛之功。反辱反詈人耶。言際。余繼母忽入曰。姑等大勞矣。已備薄醴。爲姑等點綴佳節。盍往嘗之。言已。遂率衆出。

憶郎（九月十五日）

勸人莫讀  
而自讀之  
是甘爲不  
觀卿而不  
欲人爲觀  
卿也  
想念正切  
四字有眼

宵來心緒。弗甯。幾不成寐。今日起甚遲。午間桂香來。向余索紅樓。余曰。是書情太濃。非汝輩少年女郎所宜讀。桂香曰。然則姊終日不釋卷。何耶。余笑曰。吾老矣。情思已冷。不懼爲所迷惑。桂香以指捫吾頰曰。不識羞郎君。尙不知在何許。便稱老耶。噫。吾知之。汝殆標梅。心切恐青春辜負。故爲此言。以促嫁也。勿急吾行。爲汝圖之。卒奪吾書去。吾遂桂香出。返省余母。母曰。適郵使遞一函。至似爲南昌。寄來。試爲我讀之。余聞語。心一躍。蓋余久不見南昌。來書。想念正切也。及破封。知爲余舅手筆。云。蓉妹近不甚健。擬偕雲郎來鄂。一遊藉抒積困。又云。雲郎此來。實將

讀至此輒憶牡丹亭  
 始紫嫣紅  
 開遍似這  
 般無料與  
 斷井殘垣  
 意此讀者注  
 史幼時歷  
 郎與雲  
 芸蘭初不  
 知其日記  
 傳之於人  
 故敢於傾  
 心吐膽非  
 一筆女子  
 放蕩子

就學於文華大學。恐非一時所能歸。余母聞竟。皺眉曰。彼等又來擾我矣。余曰。蓉妹年已長。當不似曠昔之淘氣。余母曰。將何以居之。余曰。樓上尙餘一室。與兒間壁居可矣。至雲哥來。卽入校。無須預爲之所。母曰。汝言善。晚殮既罷。月已東昇。余向例。晚殮後。必至圃中散步。此圃爲余父生時所培植。百卉俱備。間雜以菓樹多種。每當春二三月。芳草如茵。花香撲鼻。人行其中。陶然有世外之樂。迨余父見背。家人疎於灌溉。姹紫嫣紅。飄零幾盡。然余於紗窗寂寞時。猶喜躑躅其中。向冷蕊疏枝。話其舊事。惟余往者一入此圃。卽覺愁緒萬端。無可告訴。今日獨異常態。一若方寸中。乃貯有一種極愉樂事者。意者聞蓉妹將來。而感我至是乎。然余與蓉妹相聚時少。感情亦甚平常。否則卽爲雲郎也。雲郎者。余中表兄也。蓉妹其妹也。自余母謝世後。兩家往還漸疏。惟雲郎。或數至。蓉妹則數歲。僅一至也。雲郎幼時。余父愛其聰慧。使與余同學讀書。兩小無猜。倍極憐愛。或攜手於晚風。酷蕩之中。或高歌於涼月初升之候。渾渾噩噩。固已忘形體上之區別。及余長始。稍斂抑。而雲郎旋亦歸去。臨別之時。余心如刀割。背脊人墮泣。若斯人一去。余之快樂生涯。亦隨而俱去者。不知者。且疑余未嫻閨訓。實則余何以傷感。至是亦頗不自解。其後余但於魚鱗雁足中。與雲郎一通問訊。至其俊秀之影。則不能更接吾眼簾。願雖如是。而吾心坎中。則未嘗一日忘此俊秀之影。殆如攝影器。一經印入玻璃版。便無湮漫之日矣。然而余今日種種煩惱。又未始非此影片有以致之。吐絲白縵。其亦冤孽也。子爾時。雲郎之感想。似亦與余同。故每一度來鄂。必向余溫存款語。絮絮話兒時事。顧余恆漠然對之。蓋余意恰似西廂所云。未見時。準備若干言萬語。到相逢。一句也無也。一

可比

觀此一語  
知芸蘭非  
放蕩女子

兜的上心  
來

數語冷極  
然恰是秋  
景深夜靜之

日彼將去忽私語余曰蘭妹吾有一語容我上陳乎吾聞言陡覺心頭突突面色不期而赭蓋知此語一出與余必有切身之關係也彼見狀反形踟躕但吶吶曰蘭妹吾愛汝至矣自東歸以後度日如年嘗覺畢生之命運與幸福皆懸之汝手汝今後亦有以慰我乎余不俟言畢忿然曰雲哥吾儕將非幼時此語豈汝所當告我耶語出雲郎大愕滿面呈失望之色苦笑一聲掣囊竟去自後每次來書恆多憤慨之語吾知其怨必深矣然余亦甚欲藉此撇去情思終其身於澹泊寂寥之中向青燈古佛討生活願女子恆少定力此種思潮頻起亦頻伏今彼又來矣吾將何以對付耶思及此仰首而歔則見月光皎潔瀉地如霜孤雁聲穿雲而過不禁自語曰汝勿作此不平鳴須知月下人與汝同其孤零也語次忽一人應曰孤零耶吾來伴汝何如視之乃爲鶯兒曰悄然而來不怕嚇煞人鶯笑謝過又曰夜涼露重胡猶守此荒圃中余曰步月耳鶯笑曰亦曾向月姊虔禱求嫁得多情夫婿耶余亦笑曰汝嘗爲此乎我則未也因攜其手環籬而行余曰吾家將有客至吾儕多一伴侶矣鶯曰誰余曰蓉妹鶯瞠目似不解余曰汝已忘乎卽曩與汝爭蘋果鬥毆之人也鶯扶首作記憶狀良久笑曰得矣得矣非髮蓬蓬而好鬥嘴之人乎噫彼來我又增一敵矣余曰彼現已及笄聞甚端莊非復兒時醜態矣鶯笑曰然則吾心良慰

### 鄂會(十月一日)

流光易度忽忽已暮秋矣圃中桐葉凋落過半乃督慧兒掃之積成巨堆忽狂風至齊捲至天空作片片無慧兒

雲郎至矣

曲宵癡兒  
女乍見情  
狀

聲影俱現

快諧得妙

活屢紙上

可人

觀之大樂。早殮竟咸準備至江干迎蓉妹。蓋雲郎昨有電至。謂今日准抵鄂城。及吾儕至城外。果見小輪一隻。方破浪而來。倚欄凝眺者。正雲郎與蓉妹也。蓉妹見余。以巾相招。吾亦以巾應之。雲郎則凝其淺黑之眸。向吾臨視。若有萬種思潮。將欲於此一道視線中。表出者。余反低首不敢仰視。心中則似十萬鞏。撼起落不定。其爲悲耶抑樂耶。一時頗難自審。迨蓉妹登岸。與余寒暄。方寸間始略略鎮靜。於是相與驅車入城。雲郎則留以料理囊篋。既抵家。桂香梅影佩秋等。均候於門次。相見時。羣向蓉妹詢別後境况。余又領之拜見余母。禮畢。余母笑曰。小妮子三年不見。便長大如許矣。蓉妹曰。兒愚鈍。終日無所事事。故徒癡長。余母復詢以家事。蓉妹均一一應之。余此時甚嘆蓉妹循循知禮。與三年前之蓉妹。判若兩人矣。因復偕至余室。進茶。時樓梯忽起繁響。一人笑呼曰。舊友至。竟未能遠道相迎。奈何。吾知爲鴛兒。方啓帘。則已飄然入。笑顧蓉妹曰。君亦憶曩昔相鬥之人乎。蓉妹亦笑曰。固未嘗一日忘之。鴛兒欲言。桂香止之曰。茲且勿閑談。我欲問汝。何故負約不早來。鴛曰。因在華胥國。略有耽延。致負約也。梅影曰。華胥國亦有所見否。鴛曰。方見老梅一株。幻如姣好女郎。向國王乞嫁。梅影啐曰。汝又侮人。鴛笑曰。人自問我。我何侮人。佩秋曰。相見卽諷諷爭。得不畏新客暗笑耶。鴛兒忽肅然立曰。是……是衆皆笑。余曰。鴛妹汝亦太懶。日已當午。髮散且未櫛。鴛曰。膳畢卽來。殆忘之矣。雖然。姊盍爲吾櫛之。言次。趨鏡台前。余不忍却其請。爲綰雙鳳髻。戲顧蓉妹曰。委地七尺。光可駭人。一段風流。殊不愧麗華再世。汝儕得勿有水晶簾。下看梳頭之感耶。蓉妹曰。然。豈福誠不淺。鴛曰。偶效微勞。便欲誑人。抑何刻也。余笑謝過。



江干乍見  
羞蓉不敢  
仰視故至  
此始審視  
清楚  
芸蘭所欲  
聞而不能  
問者蓉妹  
滔滔然言  
之何等暢  
快  
雲郎在家  
狀況由蓉  
妹口中傳  
出省多少  
筆力

我亦曰奇  
亦祇有此  
一語

時雲郎已運行李至。余出爲部署。此時始見雲郎。面色憔悴。非復往昔豐腴。且眉目之間。若含有重憂。豈傷心人別有懷抱歟。晚間姊妹羣散。余與蓉妹柔燭話舊。蓉妹告我曰。年來家境不順。不如意事。重疊而至。母親下世後。老父傷心過度。幾成重疾。邇雖就痊。然已衰頹不堪。雲哥上年由鄂歸家。亦漸改常態。終日困坐斗室中。不問外事。甚至吾輩家人。亦屏不與近。以狀卜之。其心中必嘗受有一重大刺激。然果爲何刺激。則又鮮有人知。彼亦不輕易告人也。余聞語。知必爲余臨別時數語所致。然回思余當時胡爲而竟作此冷雋之語。則又不可解也。蓉妹又曰。嘗有一次。余見其閉塞過久。勸之出游。彼忽怒曰。止勿言。汝安知吾事。汝儕女子。都屬害人。盜賊不可交也。趣去。勿溷吾。吾聞言。愕然大駭。蓋吾兄夙溫和。今忽變爲狂暴。且似忘吾爲其姊妹。行甯非怪事。後頻從窗隙偷窺。覘其果作何狀。久亦無所得。但見其終日握管作書。盈箴累牘。不以為倦。然作畢。旋又燬之。每晨起。必有紙灰一團。堆於案下。至其所書爲何語。何故頻作頻燬。則又不可知也。余乃私告吾父。謂兄必有心疾。宜速治之。吾父亦引爲憂。及覓醫至。彼又笑曰。我何嘗有病。惟惡蠱煩耳。自是遂不作書。但於室中負手環行。或長嘆。或凝思。久則繼之以哭泣。徹夜不休。姊試思此何故哉。余聞至此。熱血沸騰。齊湧心頭。乃逆爲酸苦之味。透至鼻觀。一匪熱淚。幾奪管而出。亟欲阻蓉妹勿言。願乃無策。蓉妹又曰。吾父見狀。疑其不慣家居。遂命之來鄂。就學。却奇彼一聞是。哭泣頓止。懨懨之態。亦削去大半。惟憔悴仍如昔耳。語畢。歔氣而呼。余欲慰之。願不知如何措辭。久乃勉爲一語。曰。勸之珍攝爲佳。

檢篋（十月五日）

初見即裂其影死兆也

似惱意而實是熱情

安得不點首

日來心緒惡劣。恆喜靜坐。即姊妹行亦少與周旋。桂香嘗笑余曰。蘭姊又有心事矣。實則余自審思。並不知有何心事。但覺腦海中如亂繭。縷絲任拈一緒。即促擾其全局。此事實起自蓉妹來此之日。而其一夕話。尤與有密切之關係。此時反怨蓉妹不應。嗚呼。致陷人於愁苦之中。譬諸積薪之下。而厝以火焉。有不轟然爆發者。雖然。彼又烏得而知哉。今日雲郎預備入校。命余與蓉妹理其書篋。將啓篋。蓉妹忽為余母呼去。室中惟餘余與雲郎二人。余心忽又大躍。雙頰赤熱。幾如焚手。亦不期而踵其實。余與雲郎自幼即同學。相親何異手足。吾之為此。乃囊不容辭。又何惶惶哉。余自心虛耳。仍為一一清檢。時忽於篋中得余十四歲小影一幀。詎曰此胡為來哉。雲郎曰。前歲散學時。攜歸藏余篋中。蓋三載矣。余曰。然則今無須此。思納懷中。雲郎伸手奪之。吾勿許。致裂而為二。雲郎色驟變曰。並此一寸小影。亦各一個。與吾耶。言際。淚幾出。余慰之曰。癡子……勿憂。吾尚有佳者。行當贈汝。雲郎始悅。既檢至篋底。又得詩稿一冊。偶一翻閱。即見苦憶百首。不禁笑曰。此中不知又有幾許瘋話。雲郎曰。安有瘋話。實一副血淚圖耳。余曰。汝儕男子。誠可惡。動輒舞文弄墨。脫為他人所見。奈何。雲郎曰。此為吾之祕篋。他人奚從而見哉。余欲取而閱之。蓉妹忽人遂藏之書卷間。事既畢。雲郎即赴余母室告辭。余與蓉妹送之門次。瀕行。雲郎忽迴首曰。今後每禮拜當歸視汝儕一次。蓉妹曰。善。余亦不覺點首。

賞菊（十月十日）

所思何事  
耶夢何事

芸蘭之影  
梅影之影

誠然誠然  
隱射一般  
時髦女子  
侃侃而談  
正作者抑  
制時髦女

香夢初迴銀鈞未掛方拈齒思一事忽驚兒闖然入揭幃視曰姊何嬌惰若此試觀皎皎秋陽亦戀汝嬌姿潛入羅幃來相伴矣余曰作宵爲夢所擾迄無甯時然醒已久驚曰家母今日備有薄餞爲蓉姑洗塵盍起借往余曰伯母亦太多情矣乃起往覘蓉妹則已不知何往覓之方在園中同慧兒芟除殘葉余曰吾圃得此多情入當爲百花賀因述爲兒來意蓉妹聞竟向鶯兒點首示謝午後略事妝束卽偕赴黃家至時桂香等已羣集小園中菊花盛開浮金點玉五色畢具柔枝兀立初不爲風霜所屈鶯兒笑顧衆曰黃花方盛新釀初成已執得甲士盈筐聊供大嚼姊輩酒興不減於淵明宜勿辜負斯會也桂香曰然則當先饗名花因提壺至白玉盤前以酒澆之曰淡妝仙子玉立娉婷素面寒侵芳心愁染一段風流正不讓顰卿再世今秋風多厲或恐有犯姣軀故特爲置酒以却寒霜盍來饗之佩秋亦撫摩黃色者曰生成寒黃之色托身處士之家素面柔腸自非靚妝異色獻媚爭妍者所可擬吾誠敬汝且愛汝矣鶯兒曰姊非寒士何亦愛黃臉婆耶相與大笑蓉妹曰黃花雅具傲骨正與彭澤同調焉可譏笑者吾等羈縻塵世良侶無多人海茫茫直無可共語者卽下於衆香國求之殊不可多覩有之亦惟此東籬傲菊與夫庾嶺寒梅耳餘碌碌不足道矣鶯曰蓉姊亦太渺視天下人豈真無一二出類拔萃者在卽以花論舍所述外若桃花之豔麗天成海棠之風姿俊俏豈盡不足齒及耶梅影曰妹言良是然花亦如人首在立品桃花等顏色固佳而秉性風流必誕生於良辰美景妖冶媚人若梅菊或着花於風雪之時或吐葩於霜降秋殘之候欽奇落寞直類幽人隱士有湮沒畢生不求聞達之志烏得而不敬哉鶯兒曰姊名梅影自當尊